



百代小红楼



爱庐

1058栋历史建筑,再加上无数可以做的载体及两个维度的排列组合,这是很大的工程,王臻虽然觉得任重道远,但他确信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完成,“也许三年五年,也许要十年才能做完,但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希望为上海打造一张文创名片”。

走心,是走进每一栋老建筑的回忆里去

做“有价值的日用品”和“买得起的收藏品”一直是钺艺廊秉持的原则,王臻说:“我们不是做奢侈品,但即便是日用品,也一定是要有价值。”在他看来,文化绝对不只是少数精英的特权,特别是上海。因此,他们要做的是让普通人都能够拥有的东西。

既要接地气,又要有价值,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设计就显得至关重要。对于王臻来说,如果只做复刻不需要了解太多“背后的故事”,但是做设计就不一样了,不但要去了解,而且要越细致越好。

“我们的工作量很大,因为不是开发一个普通的文创产品,我们不敢偷懒。一方面是兴趣所在,我们愿意去钻研,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为上海的城市名片做出一点贡献,不能敷衍了事。所以,我们要真正把每个建筑里的内在精髓挖掘出来。”目前设计出了大概20栋老建筑的衍生品,每一栋建筑他们都设法亲自到了现场。虽然,去现场之前,他们就已经通过网络搜索或者查阅各种建筑资料、修复档案等,做足了功课,但王臻觉得不能绕开最后一步。“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比如在调研衡山宾馆时,团队做了很多案头工作,但查遍所有资料,就是不知道建筑设计师是谁。“我希望把每栋楼最基本的要素挖出来,比如说投资人是谁,房子是哪年建的,什么历史风格,建筑设计师是谁,包括以前是派什么用途的,这些是基本要素,必须要知道的。”王臻的高要求让他们没有放弃寻找,终于在徐汇区政府的热心引荐下,接洽到了衡山宾馆的管理者,并给他们带来了一件宝物。“衡山宾馆1934年建成到现在,内部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什么都没了,只有楼还在。所以,当我们看到他拿出建筑图纸的时候,意外又惊喜,那是当年建筑师的手稿,他手绘出了每一层楼的平面图。同时,我们也通过建筑师的签名得到了想要的信息,原来衡山宾馆的建筑师就是法国人米由第,当时上海有很多知名的建筑师都曾经在他的工作室打过工。”王臻

如愿以偿地把信息添加进了产品的文字说明中,“这就是我所谓的去到第一现场的价值,可能别人觉得微不足道,但是我觉得很有收获。为什么?因为我对海上砖的购买者有了交代,我给了他们一个查都查不到的信息。”

此外,他考虑到很多游客对上海的老建筑不够熟悉,又为每一块“海上砖”设计了一张“名片”,希望这块“砖”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一件美观的纪念品,同时也能了解到建筑背后的文化内涵。更有甚者,在八音盒款的“海上砖”里,配的全都是老上海的歌曲,比如爱庐款里奏响的就是周璇演唱的《月圆花好》,足见设计的“走心”。

让一块砖传承几代人的“上海味”

兄妹两个携手创立品牌至今,尝试过很多不同的探索方式。王臻总结,前十年算是一个阶段,比较多的是考虑自



钺艺廊的创始人王臻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用带着浓浓情怀的“海上砖”向更多人传递着海派文化。

己事业的发展,跟这个城市关联度不大,做的更多是中国风的东西。

而2016年是一个分界线,这一年,他们正式从“中国风”的东方文化聚焦到了“上海味”的海派文化。现在他们正处于第二阶段刚开头的时候,后十年,他们想多做一点回馈城市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城市已经得到很多,在这里出生,成长,创业,成家,有了自己的一点事业,我也想为上海做点什么”。

王臻的高祖王绶珊是富甲一方的江南盐商,也是著名藏书楼“九峰旧庐”的主人,因此从小受大家庭的熏陶,王臻对海派文化和传统艺术很感兴趣。此外,王臻至今还对幼时弄堂口的上海友谊商店古玩分店记忆犹新,经常没事就跑进去看瓷器、文房、字画及各种杂件,那是他童年的美好回忆,也是乐趣所在。也正因为这些成长环境的影响,直至自己创业,王臻也离不开文化艺术。

因此,王臻很钦佩自己的高祖,但他觉得了不起的并不是因为高祖做了多大的生意,而是他生命最后十多年做的藏书楼,“他创立了中国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收藏地方志,包括官方藏书的图书馆在地方志收藏方面都没有办法跟我们家的收藏比。所以,现在我们国内的图书馆,无论是国家图书馆,还是清华北大的图书馆,抑或是上海图书馆等,收藏的跟地方志有关的文献古籍,上面很多都有我们家的藏书章”。

之所以要打造上海的文创名片,就是因为王臻认为,自己能做的事情恰恰就是在文创领域。

“可以让我们同时代的人从一件器物中了解和体会海派文化、中国文化的魅力,我希望能把这个业务打造好,希望它能成为一张名片。所以,它不能只是我们的一个情怀,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良性循环的一门生意。”王臻说,他们已经看到这个市场的痛点和一些短板,想努力去弥补一些。所以,第二个阶段的经营策略就是转型到海派文化聚焦,要为上海做事情。“创业路的后十年,我觉得就是好好地把这个第二阶段的事做好。我们或许无法达到先辈的高度,但我们也在努力做文化,即便有些辛苦,我觉得只要认真付出了,就值得了。”